



两心风情

戏情江湖

台湾

语桐

第一章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；
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宋·无门和尚〈颂〉

山间的池塘在淡淡的夕阳下，更雅，更清越。

亭亭秀发的青莲立在丛绿中，高贵的宛若公主，谁忍心采撷供颂？可是，那一尾尾的小鱼儿，顽皮的在莲丛下玩捉迷藏，搅起了波波涟漪，唤醒了池池睡莲，却又一溜烟地溜走了。

忽然，有一尾小鱼从莲叶下露出脸来，引动了那宝宝那一双醉赏的流眸，笑着向它打招呼，它居然睬也不睬，钻进水底如何入同伴的嬉戏。

“好大的鱼架子，竟然不理我。”

一声轻笑惊动了她，那笑声隐含着取笑的意味，她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，习惯性的耸了耸小鼻子，轻哼一声：“我自与鱼儿打招呼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你天真烂漫的脾气不改。”一双温柔的手掌板着她的香肩，使她回过身来，“怎么我一不注意你，你又一



个人偷偷溜出来？”卫紫衣你看她，那对神采奕奕的眼眸温柔的射向她，笑看她的樱桃小嘴微微向上翘，他忍不住笑笑意更浓了，居亲一年了，她依旧孩子气的很，仍然是个知人间忧愁的少女，不，少妇。

“我出来散散心而已，怎算是偷溜呢，大哥好专制……”突然感到喉头发痒，掩嘴咳了好几声。

“你看看你。”他轻拍她的背脊，语气之中流露着关怀与担忧：“才稍有起色，你又不肯静心养病，跑出来吹风，万一着凉……何苦呢？”

“我好多了，不会有事的啦！”

宝宝抬起她的感情充沛，活灵活现的眼珠子，眼里诉说着一股救饶的意思，默默地，深深地瞅着他。

卫紫衣不得不心软，不得不竖白旗投降。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我是大夫，总不会医死我自己……”

“不许你胡说！”他急急掩住她的乌鸦嘴，那声音从内心深处发现来，像空谷顺音一样地震荡着她的心。

她看了他好一会，驯服地点了点头，他才放开她，她心里满是感动，年轻幼嫩的脸庞上绽放着光彩，低喃道：‘我是说，为了不被人笑死，我总会医好我自己的。’

“我不爱听你说什么死不死的。”他的口气是没得商量的那种，“不许你再提，懂吗？下不为倒，好吗？”

他那对深黝的眸子，比婚有更温柔，更多情，更充满撼人心弦的力量。



她想，他真是爱惨她了。

“大哥！”她忘形地投入他的怀里，也不管那儿鱼跳出水面的偷窥，用手抱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，感觉有一股暖流由他的心房流向她的心房，听得到他胸腔的鼓动，她闭上眼，告诉自己，这就是幸福的声音了！

那尾银白色的鱼儿又跳出了水面，凌空翻了一翻，又钻进水底，真是一条有偷窥狂的鱼！池畔的一块平坦石头上，趴着一只小乌龟，伸出乌龟头便可光明正大的窥探那对有情人的拥抱和爱语，完全不动声色，方便得多。

“宝宝，你要为大哥多珍重自己的身体。”

她不愿他总是挂念她的健康，她不忍心，便吸了口气，不轻思索的说：“好人不长，祸害遗千年”我八成寿比神龟，到时成了丑老太婆，就怕大哥嫌弃呢！”她那玩笑的语气，充分显示她的清新丽脱和稚气未除。

卫紫衣被她逗笑了，边笑边说：“你成了老太婆，我不成了老太爷？这倒好，能够白首偕老，才是人生最真的幸福呢！”

她咯咯娇笑，无法一下子想那么远，光是遥想他们俩老态龙钟的模样就够好笑了，他们还是新婚呢，她才十八岁哪，离“老”字太远太远了，说穿了，她尚未真正地成熟，虽说为人妇，但上无公婆，下无姑叔妯娌，无需对谁强颜欢笑，不用学着讨好上的巴结下的，什么“大姑大似婆，小姑赛阎罗”，她听都没听过，她的丈夫是一帮之首，爱她爱了一辈子，让她过着像婚前一样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所以在



心态上，她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她的人生像旭日初升的天空，多彩缤纷，绚烂迷人，她的血流中夺流着蠢蠢欲动的欢快，找不出几颗安静的细胞，是的，她的改变极缓极微，比起中嫁数月的小棒头，她真不像个妇人，若非不像个妇人，若非挽起发髻，分明还是个少女，仍然新鲜得一如初春刚萌生的嫩芽。

改变是显著的，就是从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男孩子气了，而娇嫩的躯体内，不改的是她那颗活泼多变的心。

“大哥，你今天见过元元了吗？”

“谁是元元？”他心想别又翻醋坛子，提什么女娇精。

“你连元元是谁都不知道？你一点都不关心！”宝宝大大不满，哼起了嘴。

“我为什么该北关心谁是圆圆还是扁扁”他忍耐的问：“好吧，我投降，我承认我孤陋寡闻，就有劳贤妻指点一下，谁是元元？”

“我真不知情，还是逗我玩的？”

“嗯。”他打鼻子哼着，“若是猜中了有奖，我就勉强猜一猜吧！”

宝宝倒教他的态度弄混了，不辩真假。

“也好，让你猜一次，只许猜一次哦！”

“奖赏呢？”这才是重点。

“任君所求。”反正不管他要什么，都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。卫紫衣的眼里闪过一抹狡狴。

“你这样好说话，我反倒不好意思过分要求。”

“你不一定猜得到。”

“哈哈，元元不就是囡囡吗？她姓马，芳齿不过五个月大，是今年元旦出生的，她家的紧张老爹怕名字取得不好，误了女儿一生，所以一直没正式取名，只赋称囡囡。”他朝她眨眨眼，“我猜对了吗？”

宝宝愕然的瞪大了眼睛，“好哇，你明明知道，却来诳我。”

“不诳，不诳，我也是方才醒悟到的。”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，他继续说：“取名元元，必然是元月元日出生的，以我所知道的，我只有那么一个，怎么，马泰终于下定决心，在请教过十位算命仙之后，为女儿取名为马元元？！”

“可不是，还是小棒头嫌他婆妈，跑来问我，我说既然是元旦出生，索性叫元元吧，又好念，下笔又好写，真不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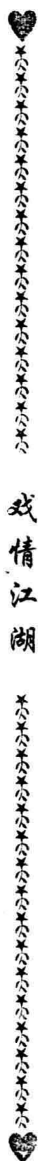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”他捉住了宝宝的手臂，笑容在他嘴角蔓延，“你该给我奖赏了，可以兑现了吧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她笑嘻嘻的，满不在乎。

他总是拿她莫可奈何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她想。

卫紫衣突然把她放倒在一块山岩上，他的头顺势压下来，吻住了她惊诧欲呼的小嘴，他的吻是那么贪婪热烈，身体紧紧贴向她柔软的娇躯。

她被她吻得神志迷离，意动神驰，不由自主的伸臂抱住了他。



“宝宝！”他动情的低唤一声，像只缠人的小猫似的，吻遍了她脸上每一寸嫩肌，意犹未尽，绵密的细吻洒遍她的发际颈项间，他那温柔的手，带给她一阵阵的痉挛，她在他怀里喘息着，连移动的能力都没有，一颗心晃晃荡荡地似也没有一个安放处，只能跟随着他的心跳节奏而鼓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卫紫衣抬起脸来，含情脉脉地望着她醉红流霞的脸蛋，她半闭着眼，欲语未语的，在在那足以使他神迷心醉而愈发迷恋，他满足地微笑着，深怕惊扰了她似地，将他温暖柔软的身体小心地横抱在怀，而后，他落坐于岩石上，使她很舒服地躺在他的怀里，像只绵羊一样的恬静乖顺，对他寄以完全的信赖。

她习惯地用手揽住他的脸，那结实的腰杆一样可靠。薄暮里，夕阳为大地静静地上妆，涂抹胭脂。

池塘里，鱼儿跳水，一起一落，一起一落，溅起的水声划破他俩的无声胜有声。

“嗯。”宝宝半仰起脸问：“什么鱼。”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一条没教养的鱼。”他笑着在她脸颊香一个。

“鱼也分有教养或没教养？”她扬起一对慧黠的眸子问。

“有教养的鱼会安安静静的缩在水面上，没教养的鱼会一直往水面上跳，很挑衅的说：“来捉我啊！来啊！我是一条很可口的鱼，煎、煮、炒、炸，样样令人唇齿留香，怎

么样，我就顺从鱼意，今晚拿它下酒?!”

宝宝双手捧复，笑得极是舒畅。

“受不了啦！你不要忘猜鱼意，做出杀风景的事。”

“是那条鱼太不识相，破坏咱们俩的清静，你瞧，就是它——”

宝宝的兴趣，不觉被勾引起来了，扭转视线投于水面，果然，有一尾美丽的银白色的鱼儿凌空翻跃，复又钻进水底，姿势完美如舞者。

“好漂亮的鱼！”她赞叹道：“这儿我常来，从来就没见过通体银白色的鱼，一片片的鱼鳞似乎都在发着光。”

“这归功于夕阳的点缀。”他只感觉它是一条扫兴的鱼。

“真的很漂亮嘛！”

“不如那只小乌龟，”他手比池畔的那只小东西，欣然道：“你看他多乖多安静，丝毫不吵人，家教良好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他笑弯了腰，“天底下的乌龟都是这副德行，你打它它也不理你，只把龟头一缩，打骂由人，果真好涵养。”

“既然你讨厌它，不如捉了它回去煮乌龟汤。”

“才不要呢，多残忍，它那么小，让它活着长大不好吗？”

卫紫衣原来说笑，便也不再提，拥着她静静地呼吸着那充满了原野气息的凉风。

她怡然自得的抑靠着，唇边隐约含笑，用轻灵如梦的

两心风情系列

声音道：“大哥，元元长得好秀气好可爱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嗯，她运气好，长得不像马泰。”

她轻笑一声，“这话别让马泰听见，他会哭死的。”幽幽吐了口气，不经心似的说：“你想，送子娘娘会不会把我给忘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屏息的问。

“我成亲一年了，送子娘娘为何独独忘了我？我想为大哥生一个孩子，不管是漂亮的女儿还是俊逸的儿子，我都心满意足了，大哥，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呢？”

“不急，你还小呢！”他摇了摇头，语音坚决：“你爱玩爱热闹，就多玩几年吧！我不想太早有个孩子来和我分享你的爱。”

她看了老公一眼，眼光古时古怪。

“岂有此理。”她半信半疑的呢喃着：“哪有这样的子的？男人不都是急着传宗接代，要老婆多多加油的吗？怎地这套公式到了我家，变成要拜托他让我生一个？不通，不通，没见过做父亲的居然和未来的儿女争宠。”

“别想了，除非你认为大哥每天陪你仍不足以使你满足。”

“可是你太忙了。”

“我可以去找元元玩啊！”

眼看一时难以说服他，宝宝也就不响了，她自己都还没真正成熟，怎么突然想做母亲了呢？也中听了那些领主夫人，堂主夫人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便悄悄来问：“有喜了

吗？”被问的次数多了，好像不生一个很对不起谁似的。

卫紫衣的心情强比她沉重多了，漆黑的眼中，流传着复杂难言的光辉，有些心痛，有些遗憾，对于拥有一位外貌出众，能够克绍箕裘的儿子，他曾有过憧憬，可是，一想到这儿子必须用宝宝的生命来换，他宁可不要，他私下问过几名医，都说天生心脏较弱的女人生孩子很危险，当然，也不乏母子均安的例子，但毕竟是少数，最好先跟老天爷打个商量，不然，就赌一赌她的命运吧！

当时他暗骂名医糊涂，“拿宝宝有性命来赌？说什么也不干！”

他心里已有了决定，下意识的将爱妻拥得更紧，在她耳旁清清楚楚的说着：“不要去想孩子的事吧，只要我俩能在一起就够了。”

“大哥不爱孩子吗？”她有些困惑。

“不爱，”他犹豫一下，果断地说：“我只要专心宠你就够了。”

他这样一说，宝宝更不好坚持，只咕哝一句：“我很喜欢孩子呢！”

“因为你本身还是个孩子嘛！”

“乱讲。”她回过神反驳道：“我哪里还像个孩子？”

他淡淡的笑了笑，乐意移转话题，顺便吊一下她的胃口。

“你说呀！”

“你这对眼珠子不就像个大人。”他从容的说：“神光



两心风情系列

灵动,机巧面出,每回你眼珠子一转,就有人要倒楣了。”

宝宝眨了眨眼,又转了转眼珠子,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,忍不住噗哧一声,呵呵大笑起来,娇憨的神态格外惹人心痒痒的,连卫紫衣也笑了。

人生难逢开口笑,富贵荣华总是空。

爱笑的人,才有好的命运。



一天凉二月,三五疏星。

朦胧的子夜,冷静的月光照在冷清的水塘上,人塘畔恒无喧嚣,鱼儿也不跃浪。

山风习习地吹来,带着山间林木清新的气息,柔柔的、轻轻地,好像慈母的手吹抚着水面,又拂过石上小乌龟的背脊。

小乌龟伸出头来舐舐冷月清风,一道光芒闪过,小乌龟幻成人形,变成一个模可爱憨厚的少年,说他十一、二岁也像,说他十三、四岁也像,说不大准,一任夜露沾衣,对着冷月寒星笑得稚气,“嫦娥仙子,久违了!众位星君,久违了!可惜你们不能下凡来玩玩,这凡章景色比仙境繁复多彩,娇花艳蕊的芬芳比仙境界更浓郁,我偷溜下凡是对的,当能不虚此行。

他的爷爷千得得道的老龟仙,他是小龟仙,不过,大

家都叫他小乌电，听习惯了，也觉得亲切顺耳。

小乌龟看看左右，同伴犹不现身，忍不住飞至塘边叫唤：“小龙王——小龙王——这里没人，你可以出来了！”

“你吵死人了啦！”

那尾漂亮的小银鱼突然跃出水面，浮在半空中，银光照亮了天之一角，旋身幻化面披银甲战袍，丰神俊朗的少年神！他的容颜高贵，神情倨傲，眼里燃着两簇怒火，咬牙道：“真倒楣，刚才凡就碰上了一个集天地最差风度，最坏心肠的可恶男人！”

“谁呀？”小乌龟丈夫金刚摸不着头绪。

“还有谁？就是刚才那个臭男人，他居然说我是一条没教养的鱼！还说要拿我下酒！这乌烟瘴气的人间，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”

小乌龟笑得邪门：“谁叫你变成一条鱼，还是一条有偷窥狂的鱼，不肯安分，难怪人家误会。”

“你——”小龙王为这气结，“我能现在龙身吗？我说，我堂堂龙王三太子竟然被一名凡夫俗子看轻，岂能不气？”

“不知者无罪，你何必与凡人一般见识。”小乌龟天性随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“我们偷偷下凡寻找小魔仙，行动必须保密，不能教仙界的人知晓，否则吃罪不轻，尤其是你，龙三，你的行变最易败露，一旦你现出龙形，就是我们回仙界伏罪之时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小龙王简单明了的说：“我原谅他便是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和气生财嘛！”

“你有病呀？生什么财？”

“这可是我爷爷教我的，不懂没关系，照单全收准没错。”

一提起人人尊敬的老龟仙，小龙王便不响了。

沐浴在月光及星空之下，小乌龟全身似乎都发着光，坦白的说：“我们‘五小仙’一向同进同出，情谊胜过同胞所生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，不了一个小魔仙，剩下我们四，奇怪，怎么玩都不带劲。”

小龙王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坚定不移的神光。

“我们一定有找到小魔仙，把她迎回仙界。”

“难、难、难。”他深思，摇摇头。“我爷爷说，小魔仙闯了大祸，犯了仙规，被贬下凡尘，附在一个因她的过失而致死的那个女孩身上，已然失去小魔仙的体型，即使碰面，我们不认得她，她也未必认得我们。”

“不可能，仙凡不同体，即使她附在身凡人身上，凭我们的法眼，当能认出她的本相。”小龙王高傲的仰首瞪视天空，很认真的说。

“‘当庄土地当庄灵’这是我爷爷堂挂在嘴边的话，用来告诫子孙，别以为学坐一点法术，就可以在人间横行无阻，没那么便宜的事！凡间不也有类似的警语吗？说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……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？好不罗唆！应该让你陪同小鹤和彩蝶到江南去寻人，省得我耳膜受罪，”小龙王大是不悻，悻



然道。

小乌龟还是固执的说：“尽人事听天命，不可过分强求。”

小龙王的心似乎平原走马，易放难收，如何听得进去？

“就不知小鹤和彩蝶到江南可查出一点眉目？”小乌龟不经心的把目光调往江方向，“他们两人，一个是仙鹤童子，一个是彩蝶仙子，只要现出原形，便可瞒过凡人的耳目，在飞翔侦查，比起我们方便许多。”

“不，我有个感觉，小魔仙就是我们眼前。”

他立刻回头望着小龙王，眼睛闪亮。

“你找到小魔女了？”

“她离我们并不远，只待进一步的查证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就是方才那位美人，你不觉得，她的眼神很像小魔仙吗？”他朗朗而言，眼睛一瞬也不瞬，仍不改本色，完全不像个妇人，若非小魔仙附身，这欲恶的凡间何德何能能孕育出这般神仙人物？她的美，就不是凡应该拥有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？！”小乌龟深思的看着对方，“人家夫妻卿卿我我，恩恩爱爱，显得情深意义，你说，短时间培养出这样的感觉吗？”

“你别忘了，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总是缺少实证。”

“你问过龟仙的爷爷没有？小魔仙虽然失去形体，附



身在凡间女子体内，可是，总有记号吧？过去，她的耳朵是尖的，遗传自魔生父，现在，又如何呢？”

小乌龟迟疑了一下，面有难色。

“怎么，不能告诉我？”

“这……不是不能告诉你，而是有点难以启齿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小龙王不解的扬着睫毛。

他有些犹豫。“因为天神给了她一个胎记……”

“什么胎记？”

“你也晓得，小魔仙的生母是天界的司雨仙子，最喜欢莲花，所以，被她附着的那位姑娘身上会浮现一朵莲花胎记。”

“这样不是很好辨认吗？有什么好难以启齿的？”

“亏你聪明一世，难得糊涂一时。”小乌龟坦率直言，“这胎记可不是明摆着点在脸上，而是藏在她身上某一个部位，这里的人不分男女，浑身上下全裹着布，只露出一张脸来，女子尤其谨慎，可说寸肌不露，你如何寻找？”

也对，总不能剥光人家的衣服寻觅莲花胎记。

小龙王也露出为难的表情，然则，“临崖立马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”，此时欲退出也不懂，以他争强好胜的个性，也不甘心就此向命运低头。

“总有法子的。”小龙王很郑重地说道，深深透了口气，自觉雄心勃勃，自信满满，必可因迎回小魔仙而扬眉吐气。



“你看到没有？后山突然出现闪闪银光。”

秦宝宝站在窗前，蓦然，发出了一声惊叹，从这个窗子望出去，映入她眼底的，是后山的挺拔青峰，塘蛙唱晚，小棒头正在照应襁褓中的小女儿，没顾及窗外景色，待她抱起女儿走到窗前，奇怪道：‘什么都没有嘛！后山乌七摸黑的，哪来的银光闪闪？夫人，你的病才稍好，不会中吹了晚风又发烧啦？”她担心的注视她脸上的气色。

“你少乌鸦嘴行不行？你当我烧昏脑袋花了眼？”宝宝眉尖微蹙，作了个苦笑，“不过也难，那道出银光眨眼即逝，怪得不得你不信。”

“果真有银光？那是我没眼福了。”小棒头微显茫然地说：“可是，夫人，后山怎会有银光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想不通。天降异象岂是凡人能解？不去想它了。”

宝宝不是那种鸡抱鸭子枉操心的人，无解之谜多猜忌，而是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小棒头来找她是纯粹聊天，或是另有目的的？不是她多疑猜忌，炮是忙她的宝贝女儿，简直连老公都可以一旁去！好在马泰亦是爱女成痴，否则非抗议老婆的非人待遇不可，宝宝很能体恤下人，他们为人父人母，神经兮兮的在所难免，怕女儿伤风，怕女儿见生人会哭，万一哭坏嗓子可如何是好？说初生婴儿抵抗力差，最好少出门，这点宝宝相信，于是移驾他们的小



·语
桐
佳
作·



两心风情系列

屋舍去逗元元玩耍也是常事，怎么今天小棒头一反常态，吃过晚饭便来找她闲嗑牙？

想到这儿，她抿嘴一笑，天真又狡黠的双眸灼灼地望着对方，好像已联想到什么，又有些惑不解的神情。

小棒头被这位少年夫人看得有点心里发毛，这位灵黠的女主人，当她在打什么主意时，眉毛眼睛仿佛都会说话似的。

“夫人，你为何一直盯着我看？”

“我心里奇嘛！”

“奇怪什么？”

“奇怪你今天怎么突然良心发现，想到要来拜访我？”

小棒头是老实人，给人道破心事，一下子红了脸：“不过，也因她老实，心里有话容易说出口：“夫人真厉害，凡事都瞒你不得，我有一事想求夫人，别让马泰部战平回乡，这一来回少说两个月，他会想死女儿的。”

“等等，我不明白，马泰陪战平回乡做什么？”

“原来夫人还不知情？也是，并非要紧事，魁不愿影响夫人休养。”小棒头老实答道：“战平底下有一弟一妹，皆是战娘所生，战伯父支世得早，战伯母一心守节，心血全在幼小女儿身上，所以，战平对后母十分敬重，如今，他的一弟一妹都已到了婚前嫁之时，早两年均忆订下亲事，还是经过战平这位长兄的同意，现在，就要战平回去主持婚礼，夫人想想，人马泰与战平同为魁首的左右护卫，必然是派马泰陪同战平回乡。”